

都市漫忆

# 冬天的泥火盆

曲 近

小时候的农村，一到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冷是最大的敌人，难以对付。中原的民居，都是土坯砌墙，且不灌缝，四面通风，窗户只有木格子，没有玻璃，连一层纸也无钱糊。房子只留前窗，没有后窗。农村的习俗是：只要家里有人，门是万万不能关闭的，时刻敞开着，不然会遭邻里的冷眼，认为家中有人而关门是一种吝啬、小气的表现，是在拒绝乡邻，更有做坏事的嫌疑。大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疏远你、孤立你，让你成为孤家寡人。没有后窗的房屋，室内采光就靠敞开的门了，一旦关了门，大白天房子里也十分阴暗。所以，孩子们都不喜欢待在家里，除非是夜晚、下雨或者生病卧床不起，才待在家里。农村人视土地为命，一生当中户外活动较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陪伴土地，劳作庄稼。但是冬天就不同了，地里的庄稼收拾完了，土地也累得需要翻个身休息了，季节就进入了隆冬。气温下降，户外活动受限，只能猫在冰冷的房子里熬日子，深感时间特别漫长，难以打发。大人们尚好些，孩子们最难

受，衣薄身寒，整天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我最怕冬天，总是跟冬天较劲，冷的时候，就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冬天，以泄愤懑。生活不好，日子难熬，吃过晚饭早早上床睡觉，没有瞌睡也得躺着，不然会冷得坐不住，也做不成什么事情。早睡不但防冻，还节约煤油。家里有老人的，才会在秋天用草和泥做一只泥火盆，比普通盆大一些，很沉重，不易搬动。那时奶奶还健在，家里就备了泥火盆，特别冷的夜晚，我就偎在奶奶膝边，紧贴火盆取暖。通常情况下，无非是烧些碎木柴之类的东西，不经烧，一会儿就燃尽了，不如树兜耐烧。秋天时就得准备一些树兜过冬。

在我们那里，冬天室内比室外还冷，这印象终生难忘。由于房屋没有排烟设施，一点火，满屋子烟雾乱窜，到处弥漫，呛人辣眼，咳嗽加流泪，让人很狼狈。好像遇到了什么伤心事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脸上也糊上了烟灰，像唱戏的大花脸，滑稽可笑。在泥火盆边烧火取暖，身体不太冷

了，但眼睛可遭罪了，有时不得不逃到外面，通通风，透透气，打几个响亮的喷嚏，才好受点。

而泥火盆之于我产生诱惑并感到最有趣的是，可以在烤火时，不时往火里投几粒玉米、豆子之类的杂粮，然后紧张地屏息听它们“嘭”的一声炸裂，溅飞几点星火，溢出一缕五谷的香味，这算是我最开心快乐的时刻了。那些豆类爆裂后，有的藏在火灰里，找到它们，还得以极快的速度拣出来，不然马上就糊成一颗黑黑的炭粒。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怕小手被烧伤的，迅速地火中抢出玉米花来。有时豆粒儿爆裂时会崩得又高又远，和我玩捉迷藏游戏，但我总会以少有的耐心找到它们。

烧熟的豌豆粒儿、玉米粒儿，被集合在碗里，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总是端在手中，审视把玩，后细欣赏，细嚼慢咽。先吃小的，后吃大的。这是冬天泥火盆给我带来的唯一快乐。一家人围着火盆取暖，看着我手忙脚乱地烧豆子，拣豆子，津津有味地吃豆子的样子，他们也在心里短暂地忘记了寒冷和饥饿。特别是奶奶，看我吃豆子的模样，总是慈祥地笑笑。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一到冬天，我就想起农村，想起充满温暖的火盆，想起从泥火盆里爆出一缕缕喷着香气的豌豆粒儿、玉米粒儿，全是因了这泥火盆，我童年的心才没有被冻伤。



春雨过后(国画) 刘春省

新郑市北约20公里处，有个较大的村庄叫郭店。五代时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嵩陵，就在村南不远处。

郭威，字文举，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后汉时为郭留守，乾祐四年(公元951年)取代后汉称帝，建都汴京(今开封)，国号周，史称后周。在位三年，显德元年(954年)病逝，同

都设有四个寨门。清末时为了整个村庄的安全，经过协商南北两个寨门连在了一起，中间又开出一个门。因此，该村曾有九门九关的说法。

该村南北分治，一直延续至建国初期。村北原为郑县五区所辖，1953年划归新郑。至此，南北分治的局面，又合并为一个完整的村庄，并不断地在扩大。该村也曾是乡、公社、镇政府的所在地，是这一带政治、交通、文化、商贸的中心区域。现已成为新郑市北部一个发展中

## 郭威嵩陵与郭店村

连德林

年四月葬在这里，是为嵩陵。现墓高10米，周长105米，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墓初期由郭姓人在此守墓，官封墓地不交税款，不服杂役，自种自食，这应是郭姓人的一份福气。

时间亦久，人口逐渐增多，有限的墓地，难以维持生计。其间，便有一支郭姓人家在陵北不远的官道旁开设饭店，做起了生意。以后这里又聚集了不少的店铺，形成村落，村名就叫郭店。明朝时期，官府曾在此设立驿站，南来北往的行人多在此驻足

投宿，又增加了旅店、车马店等众多经营商户，从而又形成了集市。

郭店村南距新郑20公里，北距郑州15公里，郑州至新郑的公路穿村而过。历史上该村曾南北分治，以村中间道路为界，路南归新郑，路北归郑州。据村民传讲，清朝年间，该村南北各打了一道土寨墙，

现代诗坛

# 游子日记

于国华

游子的脚步仍在旅途  
一朵飘移的云  
任风在空中涂抹

疲惫的心情滑落在  
一张蜘蛛网上  
蚕食即将开始

天暮鸟啼 江岸风起  
秋色纷纷飘落  
此时路遇一只久病的蟋蟀

一枚残月 孤思树上  
随时都会  
被一只大鸟充当夜宵

一条河 千载悠悠  
前世的鱼 一身骨架  
印在先人的石桌上

翻开一本古书  
李白正坐在船头  
月光下 酒壶空空

人在旅途 四目皆空  
而世外桃源  
还在陶渊明的梦里

秋水落叶 寒江烟锁  
酒家何处

能容一身尘衣

眼前 秋风萧瑟  
宽宽的河面  
一条小船和几只白鸟

漂泊的身躯 站在桥上  
看无声流水 想古人  
哪一句诗能抽刀断水

只知辛弃疾挑灯看剑  
一腔激愤  
也只能 清泪啼血

云外山色 东篱下  
悠然老者 只看黄花  
不知归田泪

云淡霜寒 孤雁无声  
天涯客何处消愁  
正独倚黄昏

忆往昔 南山云雨  
几多桃花飘落  
都付东流 一夜愁白发

山高水长 往事如烟  
怎一个愁字  
能解余生百感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  
塞外 小楼幽窗  
再细听莺啼燕语

初春有梦 小溪流水  
寻来旧时路  
风摆鹅黄半吐

碧水绣户 渔歌唱晚  
聆听月下琴声  
醉把他乡当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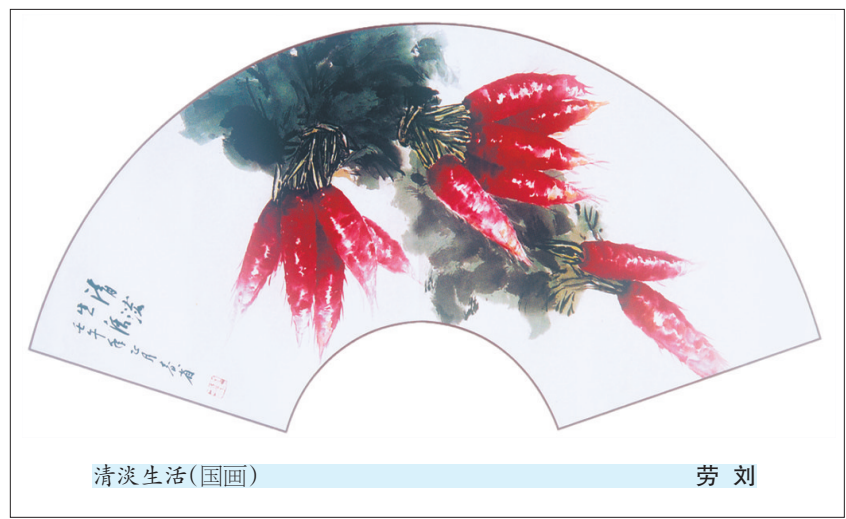
一杯酒还站立在桌上  
倾斜后飞出的黄鹂  
不上青天 只恋柳

选择一把翠绿色的钥匙  
尝试打开一朵玫瑰  
在幽深的月下

沉默 保持沉默  
除了一身虚无  
只剩下思想充当肉体

也没什么好交代  
除了游子的外壳  
只有身后 一路春风

诗人小传：于国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相继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600余篇(首)，作品多次被收入各种选本，著有《于国华抒情诗选》、《兰馨集》、《西窗雪》等专著。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清淡生活(国画) 劳 刘

新 书 架

## 《票儿》

刘峰颖

民国年间，河北土匪群起。有马焕胜之流匪、贼匪。内剪良民，鱼肉百姓，外降日寇，为虎作伥。但有票儿、肖桂英、霍铁龙、张越明等，身世、作为、结局，别有天地。英雄侠义，浪子回头。民族危难敢捐躯，国家安定能赴死。

票儿，五六岁时当作“金票”被绑架上山，匪首希望他家财万贯的老爸拿重金来赎，谁知，这个爱钱胜过爱儿子的老家伙说：“儿子我不

要，钱我不出。你们看着办。”匪徒惊诧之余，只得收养了他。孩子可爱，渐成宠儿，到年轻力壮，分封山头，立地为王。匪帮内乱，剪除邪恶。严明“匪规”，队伍壮大。清日谍，锄汉奸，剿灭“皇协军”。受地下党员影响参加八路军，直至建国，为公安局长，劝说肖桂英率众匪下山，缴械投降。肖桂英死里逃生，成为公安局刑侦科长，为最后捉拿顽匪、汉奸余孽马焕胜等立下汗马功劳。票儿讲武学堂同学、“匪友”张越明后来参加八路军，在任解放区某区长期间，发生农民与政府激烈流血冲突。张越明明知自己蒙冤，仍挺身而出，用年轻生命拯救当时难以破解的危局，慷慨赴死。

小说

# 诞生

李培俊

上午9时，年轻的中尉接到指导员打来的电话。

其时，中尉正在妇幼保健院里忙乎，妻子的预产期是今天。一大早，中尉把妻子送进医院，挂号，检查，办理住院手续，一套烦琐而又必不可少的程序做完，中尉才擦擦额上的汗水，在妻子床边坐了下来。望着妻子高高隆起的肚子，中尉和妻子相视一笑，极是幸福。婚后二年，小夫妻天南海北的，很少能这么轻松愉快地守在一起，每次探亲都像掏心，床铺还没暖热，又得匆忙上路。

这次，中尉和指导员调换了休假时间，回家伺候生产的妻子。他要谛听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要让儿

子第一眼看到他这个当消防兵的爸爸。

8时半，检查结果出来，一位胖胖的女医生告诉中尉：一切正常，如果预料不错的话，孩子可能在明天这个时候降生，你就要升格当爸爸了。

真的？中尉蹦个高，跟着又来一句：我就要当爸爸了？真的要当爸爸了？当然，医生说，第一次当爸爸心情一定十分激动吧？

中尉点点头，怎么会不激动呢！中尉兜里的电话就是这时响起的。指导员告诉中尉，部队驻地连降暴雨，河水猛涨，淹没了不少农田和村庄。支队命令，所有官兵中断休假，立即返回部队抢险救灾。指导员又说，弟妹不是赶在这两天生吗，要不，我和支队说说？中尉看了一眼妻子，妻子也正看他。她大约猜测到了电话内容，眼睛

有些湿润，毛茸茸的睫毛上似乎挂了泪珠。中尉举着电话的手有些颤颤的，犹豫片刻，中尉对指导员说，不用了伙计，我保证按时归队。

走时，中尉对依依不舍的妻子说，咱们的孩子降生后，你一定要给我个电话，让我听听小家伙的哭声好吗？妻子点点头。

中尉他们的任务是搜救被洪水围困的一个小村的群众，那个村子早已成为孤岛，茫茫洪水中像个模糊不清的黑点，情况相当危急。中尉他们的冲锋舟赶到时，上百人存身的地方仅有篮球场大一块地方了，而且，洪水仍在以每秒5厘米的速度快速上涨。

中尉和指导员分工，由指导员率战士驾舟转移群众，送往安全地带，中尉则留在孤岛上善后，安抚人心。

4艘冲锋舟来往数趟，只剩下中尉他们8个人了。他们赖以存身的地方已被洪水淹没，水流漫过膝盖，发出哗啦啦的急响。冲锋舟终于捞了回来，中尉和群众匆匆忙忙爬上了冲锋舟。中尉发现，舟小人多，小舟不堪重负，超过了吃

水线。中尉跳下橘黄色的冲锋舟，朝驾驶员挥挥手说，我等下一趟。驾舟的战士急了，说，不行，你必须上来，要不就来不及了！中尉没有上，他把冲锋舟推向波涛汹涌的洪水中……

岸边，上百被救的群众静静站着，望着浑浊的洪水，望着原来村庄的位置，任由鞭子似的雨水抽打。人们旁边有一个小巧的帐篷，是战士们用衣物为一位孕妇临时搭建的产房。上午10时，受到惊吓的孕妇顺利产下一个男婴，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阴霾，飘向滔滔洪水……

恰在这时，大家堆放的衣物中传出手机铃声，是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说心里话》。指导员红着脸拿起中尉的手机，按了接听键，中尉妻子兴奋的声音传了过来：生了，咱们的孩子生了！是个漂亮的女娃！鼻子眼长得特像你……你怎么不说话？你不喜欢女孩吗？

指导员的手颤抖起来，他迅速关掉手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现场所有的人都哭了……

我曾经对陈大燕同志说起章晓雯受到医院处分之后回来上班对我并没有半点责备，我们的关系一如往常的事儿。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吃晚饭，她夹着青菜的筷子在半空中顿了一下，“早晚有一天她会连本带利让你还债，不信你就等着看。”她说得十分笃定，“那章晓雯可不是省油的灯，你妈虽然没什么大本事，看人还从来没走过眼。”

宋大夫刚来我们医院上班的时候，着实引起过轰动，人长得帅、单身，还是从日本名校留学回来的，单凭这几条就足够吸引全院未婚女青年的眼球了，更别说他爸爸还是享誉国际的心脑血管专家了。加之医院这种单位本身女员工就比较多，都喜欢聊八卦。有一阵儿医院里盛传宋雪宁跟章晓雯好上了，章晓雯既不愿意也不刻意回避。我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俩在护士站聊天，宋大夫从病房出来将我支开，然后拿出两张话剧票请章晓雯去看话剧，章晓雯不知对他说了什么，宋大夫留下了那两张票以后再没来找过她。又过了几天，章晓雯拿着宋大夫那两张票死活拉着我去看了那场话剧。我问我：“他明明想单独跟你出来看戏的，怎么忽然改变主意把票送给你了？”章晓雯这才哈哈地笑着告诉我，为了及时扼杀宋雪宁对她的非分之想，那天在护士站她随口编了两个瞎话，第一是她自己不但有了男朋友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第二是左娟一直暗恋你。宋大夫听完这两句便落荒而逃，连票都不要了。

章晓雯说完以后，我立刻明白了宋大夫有一段长时间老拿眼睛偷偷瞄我是为什么。

那天我将章晓雯暴捶了一顿，她一边躲闪一边哈哈大笑。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医院遇上宋大夫也总是觉着不自在，说不上来的别扭，他也总是有意无意躲避着我。好几次我想趁着休息的时间到他办公室去跟他聊聊，澄清章晓雯的那句玩笑话，但我一看到他那窘迫的红了脸的样子，就忍不住发笑，所以这个误会一直存在于我和他之间，具体地说，这个误会一直存在于他心里。

我认为病房里发生的这个插曲给了我一个澄清事实的好机会，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散开之后，我悄悄溜进了宋大夫的办公室。我既然不想真的攻下宋雪宁这座山头，就没有必要做出名誉上的无谓牺牲，所以，还是悄悄地进村比较安全。

(十八)

宋大夫办公室的门半掩着，我敲了两下推门进去。他正伏在桌子上写着什么，见我进来先是一愣，瞬间又红了脸。

我强忍住笑，“宋大夫，还生气呐！”

“生气？哦，你说化验的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对，不该跟小赵发脾气。”他努力做出轻松的表情，拉过一把椅子，“坐，坐下说。”

“不坐了，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气消了没有，顺便，我还想跟你聊点儿别的事儿……”

“你说吧，我听着。”他的脸更红了。

“嗨，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上回……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护士站去找晓雯……就是你请看戏那次……”

“左娟，”宋雪宁打断我，“这事儿我也想过，我觉得必须得跟你说了，说出来可能你拒绝，不说出来……我总得试试，我想过了，真的……”

“你想过了？”我瞪大了眼睛笑了出来，“你想过什么了？”

“我想过了，”他鼓足勇气似的，“我觉得你这个人挺不错的，挺好……”在我惊异的目光中他再次停顿了几秒钟，“真的，真的左娟，我……我觉着咱俩可以先相处一段时间。”

我没有丝毫准备，完全懵了。

“要是你愿意……你不会不愿意吧？”他忽然紧张起来。

“左娟——”楼道里传来章晓雯叫我的声音，这无疑替我解了围。

“我先去了，以后再说。”

即使我从没想过，实际上是从未奢望过能跟宋雪宁谈恋爱，当他两眼一抹黑地撞过来，谁能不动心呢？又不傻。

像所有家里有个到了结婚年龄还没找着主儿的孩子的家长一样，长期以来我的父母四处打探着谁家男孩儿还没对象。

那天回家以后我在饭桌上说了宋雪宁的事，看得出来，这对我的父母而言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我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我说：“我国女护士怎么了，护士还不是照样有大夫追，还是个个有名的大夫。”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说着话居然像个孩子似的跳起了腿。

“妈，没你这样的，人家宋雪宁只是对我有点意思，算不上追求。”

## 地久天长

庄羽·著



地久天长

# 连载

因为这件事，让陈道明明白了，“严父慈母”的教育方法是可以的，母亲牵挂得更多一些，照顾得多一点；父亲原则性更强一些，在大的方面进行一些指导。同时，父爱可以严格，但不能“太严厉”，否则很可能“过犹不及”。使一天天长大的女儿感觉不到父爱，反而还有可能记仇了。不只是影响亲情，更会使孩子对家长有逆反心理。所以从此后陈道明一改严父姿态，和女儿交起了朋友。

2. 巧破早恋，心悅然家中女初长成

小时候的格格不仅自己没有“公主”的自觉，还特贪玩，按杜宪的话说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可没有公主的感觉，就像个野孩子，挺贪玩。有的孩子就坐得住，我们家这个不行，得整天追在后面，家长跟她一块累。”

关于女儿的教育，杜宪的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自己和丈夫的工作都很忙，无法很好地照顾和教育女儿；另外就是孩子一天天长大了，随着孩子

儿沟通，却不知道女儿到底在做什么。一天夜里，杜宪无意中看了一眼女儿的电脑，她看到了女儿没有做的一幅动漫，上面有个女孩坐在星夜的窗下托着腮好像在想什么，画面的背景是用粉色的心形连成的。杜宪一下明白了，女儿肯定是在恋爱了。女儿每天都把大量的时间用来上网和那个男孩子联系，所以她和妈妈的交流就少了。

替女儿盖好被子回到房间后，杜宪就再也睡不着了。陈道明听了妻子的话，也感到很意外，但他很快就释然了：女儿大了，这也是正常的，关键是能够让青春期的这种朦胧感情干扰了学业及心情。陈道明和杜宪决定，应该和格格谈谈。

第二天，杜宪起了个大早叫醒格格，说是爸爸有时间，带她去护国寺吃小吃。那里的小吃是格格从小最爱吃的。那会儿，陈道明不像现在这么忙，经常一大早带格格去喝豆汁。那天等格格吃饱了之后，陈道明认真地对格格说：“这里是我和你妈妈谈恋爱的时候经常来的地方，以前没有麦当劳、肯德基什么的，我和你妈妈都是学生，又去不起大饭店，只能来这里，它不仅便宜实惠，味道还还新鲜。我们今天带你过来是想和你好好地聊一聊。二十年前我和你妈妈因为人生的目标、志趣相投，我们觉得彼此是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 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

鹿梅编著

于是走到了一起，共同创建了一个家，还拥有了你。爸爸只想告诉你，你现在还小，思想还不成熟，很难承担起人生中美好的爱情所赋予的责任，所以爸爸妈妈希望你能够再等几年没有压力没有忧虑的日子。”

陈道明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的时候，格格早已泪洒涟涟。她没有想到父母居然知道了自己的小秘密，更没有想到，父母会如此的用心良苦。在那一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是爸爸，也明白了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是父母。

潘石屹

1. 娇枉过正，屡屡犯错后进行书本与现实的反思

1998年，潘石屹的大儿子潘让在香港出生。潘石屹亲自为孩子剪脐带，那种哭声与鲜血混杂的场景，对他触动很大。他的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二字的分量，就在他还没有规划好如何当一个好爸爸的角色时，第二个孩子也紧接着来到了人世。看着一大一小两个可爱的小家伙，潘石屹有些着急，他可不希望当个失败的父亲。